



丹鉛總錄

二十五之七

イ 5
368
12

計 拾貳本



門
號
卷
12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

博南山人升菴

錢塘後學 咏愷亦庭按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以知尚書所稱百

十古類

卷十五

三六年
七月二十日

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
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
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
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和萬國萬國諸侯
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
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
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今
知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

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
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
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
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脩
己以安人又曰脩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
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
姓耳堯典百姓昭明以百姓為有爵命者其說出孔
安國尚書古注安國為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
授蔡氏生千年之後何據而變之邪予每以古注語

人俗儒愕然曰先儒成說不可改也予曰蔡沈爲先儒孔安國非先儒邪又不悟予曰吾見二事可語以證昔有二生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甲謂乙曰吾府爾縣我尊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所兩迎禱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姪女也聞者笑倒如蔡氏之說畿內爲百姓畿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寺觀音有姑姪之分也達者亦豈不大笑

宋饒雙峯解孟子引書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云天子崩畿內百姓爲之服喪三年諸侯薨國中百姓爲之服喪三年此又不通古今之言也蓋可考孔氏注百姓爲百官又不知沈氏章句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爲一句也縱古禮文有畿內百姓服喪三年之文亦是漢儒誤解尙書而傳會之也若以理論天子天下之主豈有畿內百姓服喪而非畿內者不服之理乎是天子之尊亦何異於諸侯乎稽之今制國有大喪亦止有位者斬衰而不及庶人蓋亦古禮之遺可正饒氏之妄

孝工記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
 股鳴者以胷鳴者鄭玄注脰鳴毒黽之屬注鳴精列
 屬旁鳴蜩蟬屬翼鳴蟋蟀屬股鳴螽斯屬胷鳴榮原
 屬許氏說文蝮龍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又曰榮
 蛭此蟹以注鳴者蟬以旁鳴者螭蟻以翼鳴者蝮蟾
 以股鳴者蠓大龜以胷鳴者蠓一作蝮二家解不同
 可以參考

古詩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
 不解著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玄之以祭也緣以絹
 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長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

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
 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謂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
 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製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
 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
 觀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
 物托意之工矣

說文妄入宮掖曰闌徐鉉曰律所謂闌入也通作闌
 漢成紀闌入上方掖門應劭曰無符傳妄入宮曰闌
 西域傳闌出不禁又加草作蘭列子牢有蘭子張湛
 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

出入謂之蘭此蘭子亦謂以技妄遊義與蘭同或又加木作欄李正巳曰園庭中藥欄藥音義與籬同藥郎欄欄卽藥非花藥之欄也杜子美詩乘興還來看藥欄王維詩藥欄花徑衙門裏皆貪新麗而理不通者也今或加手作欄官府文移曰巡欄曰花欄票是也以今花欄比古語藥欄語意益明若以藥欄爲芍藥之欄則今之花欄乃花藥之欄可乎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謂巡行略謂邊界卽取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

爲聚土陸詞黃公紹謂巡行爲略失之遠矣巡行可以解經字而不可以解略字經略之云猶云防邊也猶云出塞也二字相聯爲義若以略爲巡行則謂邊云防禦謂塞爲征行可乎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云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尙書云岫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岫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孔穎達不識略字本義以爲俗稱忽略簡略之略乃注

云用功少曰略何其俗而且陋謬而可笑哉孟子曰此其大略也略字木喻言謂得其邊而未盡其中也亦猶莊子所謂道無封為是而有畛也郭象注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妙得莊旨孟子之言略猶莊之言封與畛也借乎趙岐之注孟不能如郭象之注莊也乃曰大略大要也漢武紀殺略謂入界殺人龔遂傳劫略謂入界劫人今遂以略為殺為劫史云智略輻湊蓋謂其智足以周知天下之略今遂以略為才智之稱假借譬喻遠失初意何異瞽者聽車輪之聲以為雷哉

史記張良傳略地謂取其地而立我封疆也唐蒙傳略通夜郎謂通夜郎之略也古文簡奧如此若春秋書城楚止疆鄆田文法也楊子法言云東溝大河南岨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韓退之去邠操云將土我疆其文法皆本於春秋不知古人用字之法則不得古人立言之意人可不識字哉或曰兵法有黃公三略何義也曰略與韜對韜弓衣也義取藏器略封畛也義取固守決非簡略之略也若依集韻謬解因事生義謂略簡也少也行而取也才而智也則三略之名又將曰略書名矣用此以證略之為字愈益明

趙克國傳圖上方略圖畫本也方鄉道也略邊界也

注謂方略為計策亦謬王右軍帖王略始及舊都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謠注云謠从肉言今按

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管

臆故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其管臆不

由人教也晉孟嘉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

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義也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音

和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

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翩翩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

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但

以四字盡之解我胃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

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

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

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

用之他如雌鷲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脗多脂鵠名鴻
 豹以鴉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
 補爾雅其云何如且饑即詩怒如調饑據韓詩作朝
 饑言朝饑難忍也此云且饑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饑
 為朝饑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其母當夏六月
 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
 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
 訟于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
 伯之貴而坐于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之訟
 者乎遊暑之說蓋近于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

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古冶字或借作野金陵有冶城楊子江有梅根野或
 作冶字而音渚齊武帝詩昨經樊鄧後阻湖梅根冶
 探懷悵在事意滿辭不叙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
 山梅冶煙孟浩然水溢梅根冶烟迷楊葉洲皆以冶
 為野也

世謂清談放曠起於晉非也漢末已有之矣仲長統
 見志詩曰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
 鄭泉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千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子蓋
既籍劉伶之先著鞭者也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
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大抵字之肥瘦
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
東坡云妍媸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
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恠周昉肥此言非特為女色
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
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豐艷豐
艷不豐則不艷子淵首肯者再

易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
卽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
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兩也煎
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
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
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有實今京師
大庖鈞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
之說得象意可補易註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
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
晉石崇以飴浴釜賈總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

人之遺意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善也

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三蒼解艷字云艷冥果青色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於甕盎中所成故曰幽菽冥果密煎果也以銅青浸之加密而冥於缶中故曰冥果幽菽冥果取名於幽冥見其與生菽生果異也解詁之妙有如此誰謂文章不在換字
孟字集韻作莫更切予每疑之嘗考之四方之音無

南北皆呼孟與夢同聲如依韻切則當呼命呼孟子為命子指孟津為命津可乎但未有古韻語可為證以改訂之一日觀說文云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乃躍然曰孟與動叶乃是古中原之音可正沈約缺舌之繆矣凡字有當從古音者十之九有當從今音者十之一如此孟字其一也他如朋當與蓬同音而不當作蒲登切薨當音烘弘當音紅不當音卜他當在麻韻而不當在歌韻蓋以今之方言無南北四方皆如今呼者多而如韻呼者少也今有迂士呼他必以拖音至于臨下語衆不省其語為何等語反自詫曰予

所呼古音也。予笑曰：毛詩楚辭韻補古音五千有餘，若皆不省而獨一他字爲古音以對俗人僕隸，何異施粉黛於足脛，綴屬子於眉目哉？李文正先生嘗云：古字不可不知其音義，但不可著意用之於文字中。古音亦然，然則詩文用古字古韻者，必自然諧協，若出於已可也。

史記周紀武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徐廣曰：夷羊，怪物也；蜚，鴻蠖蠓也。張守節曰：夷羊，一本作麋鹿，喻小人在朝也。飛鴻，喻君子放棄，鄭玄曰：蜚，鴻鴻鴈也，知避陰陽寒暑。

喻民去無道就有道，慎按三說皆如眯目而道黑白者，詳此文據實而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此說爲近。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暉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畫鵝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月昔靡草死注薺危之屬按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薺危也葶藶也耕糞也見三葉之死則大麥可穫之候也月令本出自呂氏春秋卽以其書解之爲宜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呂氏春秋亦載此事科雉作隨兕按科雉謂雉方孔也隨兕亦謂兕初生隨牝母者注乃謂二兕相隨何其謬邪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云溺者必笑雖笑不樂蓋古有此語曹操伐烏桓孔融與操書云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按也卽蘇子瞻艾子所謂科斗時事也

詩天天是椽後漢張衡傳引之云利害始萌害漸亦牙速遠方穀天天亦加以速速對天天爲義良爲有理今本作天天安知非字之誤邪

大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尙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不可得而見與師尙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人怠欲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

左傳晉侯嬖程鄭使將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亡其言善皆為失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于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

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良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曼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花間言詞云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代也或謂起于妲己乃瞽史以欺閭巷者士夫或信以為直文

可笑哉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卽位凡一千九百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爲一世常理也。以千五世而衍爲一千九十餘年卽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

盡信乎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姦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正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騫赤縣正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

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
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
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
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
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
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
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
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
石礫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
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

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
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
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
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
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
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
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
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
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

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于九原而一問之邪？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廡，解云：廡，墻也。廡天子享宴，廡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園名也。辟雍文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鑄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為天子學名，泮宮為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

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為周之制耶？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為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旁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旁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鐘簫業，莫不均調於此。

所論之事惟鼓鐘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
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朦瞍
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鐘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伐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末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既
立大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卽位溫恭
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
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歐陽永叔五
代史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
魚鱉亦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笞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笞

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並佐復稅之事，五代史不載。歐陽脩記錢氏重斂之虛，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以重斂民怒之事。若然則挾私惡於褒貶之間，何異于魏收輩耶。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

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植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振，不足為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矣。其孰爲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呂覽楚之衰也作爲巫音。注女曰巫。楚辭九歌巫山

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漢曰總章曰黃門倡然齊人歸
魯而孔子行秦穆遺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漢
郊祀志祭郊時宗廟周偽飾女妓今之裝且也其褻
神甚矣

左傳鹿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
文集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鹿焉而縱尋斧焉
以斯之可乎

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
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
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

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
傑之士哉

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
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
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
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
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
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耶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
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

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矣。

王肅曰：古者一轅之車，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殷益以一騂，謂之騂。周人又益以一，謂之駟。今按周人實兼用之，故曰騂驪是騂。又曰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劉向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矰繳。羊祜賦：鴈云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質，後不越序。辭旨超遠，出于辭人一等矣。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水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莊子曰：插葦於戶，布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

之是鬼之智不如童子也。今人元日以葦插戶，螺則今之門環也。桃梗，今之桃符也。

草堂詩餘：花深深，詞鄭文妻孫夫人作。

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蘿蔔上場，醫者回鄉。言夏多疾，冬自平也。古諺云云。

蘇子由云：區以別矣，如瓜疇芋，區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之縮。

黃幾復解：莊子消搖游，名義云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能之。

陸軍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勝
墓所用敗墓之著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羨華不注史之不周
不姜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
古無丕字不卽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
作丕亦一說也

劉歆云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
子皇極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
參皇極經世以易書詩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所有祖
述也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爲一人羅泌路史以
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
工氏或以爲帝或以爲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爲臣
或以爲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
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
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
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登科錄洪武庚戌
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焜花綸金瑋不知爲
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乎

袁哀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

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以吾一日長乎爾長老也無吾以也以用也孔子言已老矣不能用也而付用世于四子也故三子皆言用世也皆之言亦用世而非大用也冠者童子雩祭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職既輕于抱關擊析事又適于鄉俗里閭不必居夷之遠浮海之險也偶一爲之時適其適也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也夫子與之者意在言外喟然者所感深矣此王符之說古必有授韓退之以浴爲公非宋人堯舜氣象天地同

流之說又過矣曾皙狂者也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爲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此風一降則爲莊列再降則爲稽阮矣豈可鼓之舞之推波助瀾哉

月中獸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魴也月毀於天螺魴

皆缺

尚書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

責在地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箴箴與笛同按穆天子傳注箴戟吏所吹亦猶急就章注云漢時亭長吹鞭也

書云尸位詩云素飡商君謂之荒飽吳起謂之枝官史云冗食又曰游手蠅蝗蠹賊下不在田矣

商君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強去弱者強管子云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此用兵之法也為學之說亦然善問者如攻堅木後其節目是也

尹子曰詩詠流離史書梟鏡流離鳥名少好醜蓋毛鄭舊說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成物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貶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貶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笨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

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壘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襲用其字先輩謂韓文無一字無來歷若此類甚多注者十不能一二耳

後漢志襄邑歲獻虎文衣卽今彰德府虎斑絹也不
爲珍綺而古人重之何邪

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鞞工鞞音蠻冒鼓也又曰
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鞞而氣不達鞞又作懣
音氣懣如鼓之鞞也古人用字無定義音亦隨轉云
呂覽云辨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入衣錦而出孔明
云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履而獲珠玉蓋古有此語美
改過也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
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以極妙雖龜之長

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
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
曰筮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
龜辭蓋卽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
紕謬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

蓋有才智之誓婦也文姜亦特謚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倍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韋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顧宗實錄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

誣後世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佻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以譏誚者唯子鍊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換高宗武后實錄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日暉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

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劉子玄子鍊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卽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夫患若身言身卽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爲辱真見也寵爲下言福兮禍所伏也辱爲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爲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

然胡爲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謂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爲罪蔽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犁然有

當于予心予口是言也若縣之沉魄首肯而柱下之浮魂擊扑乎爲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疏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草甚矣予

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直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揆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

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日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

黛而藥殺之矣

蹶瀝出酒曰筭字或作醉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筭酒之囊漉雖筭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筭酒字僅見此耳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彫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

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士音也黨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夷人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瓮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蘭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宋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冊有臥護監護之文官名有都護蓋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嘒見文選註又作嘒劉勰曰諺嘒暗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屢路淺言有質無華喪言不文故吊亦稱暗劉子新論子游楊裘而諺會子指揮而晒是諺與暗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同字書不載或作衙衙又作徯徯

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梧。桐弄之反切。為梧桐也。蓋方言耳。復姓有毋邱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丑臣。顏師古曰曼丑毋丑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質丑索隱曰毋音質。丑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丑字殘缺耳。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為殘缺亦非。蓋古字從省不川貝耳。漢有毋丑興毋丑長毋丑毅。魏有毋丑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毋曰丑而毋為父母之母。不惟丑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牒不明之滋

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為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脩亦太橫。乃欲改人姓名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劍也。為文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

與知音訂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文爾从宀為義从尔為聲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萁一名月爾即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鳥鳥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嗚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固知當解為麗爾而不

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荀子同事荀卿荀子脩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穀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脩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北皆七國會准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

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辨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物胡爲而不日麋與彘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或問椰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爲封建不可

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北史稱崔浩虺纖懦弱曾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六終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

春秋說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圈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僞筆未可深信

說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

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彌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彌氏小族所常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為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祇以自薄也夫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

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

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裡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者指酒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

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蓮文選有蓮脆之語唐書

王伾傳形容蓬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

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

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賈逵王勣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

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面
出之
晉世人士皆尙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尙非而
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
尙矣然夷考其所爲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
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
人唐鄭縈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
已量力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
異矣

吾載記書之祖多誇大不實此蓋依其本國爲
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船鹽神之
事惟誣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
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語以惑衆者乃
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武帝句也故鄉一水隔
風烟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
代新說

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
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

逸偽作龍城錄王性之偽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偽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極教郅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屠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輿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極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

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鳥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蒺藜兮瑤華，注以蒺藜卽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蒺藜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玉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顏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爲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檠柿

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朱光祿爲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絕美。此卽盧橘，盧黑也。此說近是。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唵，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楊雄太玄有唵首，音欽，唵閉也。素問呿，唵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尙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尙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營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窻繡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黃山谷詩可嗤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顏色

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堀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懷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知占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冕危不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不冕危石而不厭踏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木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賀捷表元時尙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棻文學顏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請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蕪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卽成帝謂其祖旣曰蕪實才子却恐鄉文

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問辨難之交即加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恠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

啼鶯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為烝彝鼎句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

漢書與老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孟子馮婦搏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負嵎莫之敢撓前士則之後卒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分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勤唉厥生說文唉磨也亞改切又焉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磨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欸與咳嘯與歛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文舊木作靄禊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說與

說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禊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欸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唉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曉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

凌水見九州記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三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茶卽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茶陵顏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

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壤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尙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尙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五分兩美相合至

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

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別有一路也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彘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鮑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
人服其精或言此卽古刻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
白翎雀寒暑嘗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
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蘇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李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
星橋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比之林
下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饑行有蹙其甚

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

德輿文章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呂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

黃爲川紅爲路青爲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弊其畧曰俳惻
芬芳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悔爲童子深心
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
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五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驅曰
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
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今人傳
以為陳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甕零
以薪葦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
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
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崑高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
嶽故曰崑高貌山高者自名崑不主中嶽而言今
或以為崑高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泉陰泉之說亦罕見者陽陰蓋以深
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
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韓子玉卮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
匡當之言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
曳不能自禁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秋花者乃木犀、崖桂耳。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范蠡楚三尸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呂覽高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

潘徽撰萬字文

欸冬花，卽爾雅所稱菟奚。顧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鴈則欸冬茂，悅曾冰之中。傅咸欸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欸冬曄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止之木，凝水慘慄，不凋欸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欸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用歲陽，歲陰名，故溫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闕逢之名，蓋有存

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爲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隱曲岸頭也昔巨依切隈崎圻磯五字同音哀二世賦曲江之隈越絕蘆之碕地理志鮎埼水經赭圻又作磯是也

中郎區博諫葬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

特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卽阜字从艸从阜艸子可染皂也後借爲皂隸之皂歷解爲槽櫪之歷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解爲水草之草失之

成都青陽宮後周爲至真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關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送歸妾義送別之情也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鳥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

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三通為發曉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闐柝聲不過闐鐻聲不過闐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句史記注引血于鼙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鈿車今文皆無之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者上廕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鸚鵡聯文省下作武若單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戎謂相嘲調為舞弄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

危殆也。我殆得爲天子，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舞弄險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解。俗作陽溝，亦對陰溝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折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

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餽資餽率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爲功不亦迂耶。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爲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說，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爲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建，其說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爲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

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于建事。三公
 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
 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說，未可據耳。
 郡守廳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耳。其殯不
 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房臥之
 內，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終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七終

